

DeepSeek看病，靠譜嗎？

春節至今，DeepSeek帶來的衝擊波並未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就連專業壁壘頗高的醫療行業，也未能躲過。

把幾個病例丟給DeepSeek看了看之後，湖南某醫院的胸外科醫生李杰（化名）覺得這個模型確實有點本事。「比如它對一份肺結節病例給出的分析和建議，包括觀察進展週期、是否需要手術判斷標準等，跟我們醫生做的診療建議還是很相近的。」

近段時間來，社交媒體中常能見到醫生的測評帖。他們把不同科室的不同程度的檢查報告丟給DeepSeek看，不少人同李杰一樣認可著DeepSeek的強大；患者中也開始出現攜DeepSeek令醫生開藥方者。這還引發了一輪「醫生離下崗不遠」的焦慮討論。

他們背後的公立醫院，也一掃往日對AI技術成熟度及投入產出比等方面的諸多顧慮，紛紛選擇積極擁抱DeepSeek。據《中國醫院院長》統計，一個多月間，全國已有來自20餘個省和直轄市的近百家醫院宣佈完成DeepSeek本地化部署。

今年全國兩會上，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對AI在醫療領域落地的潛力給予了肯定，包括在醫療數據分析、輔助臨床診療、慢病監測、遠程醫療等具體場景中。

但這是否意味著，DeepSeek已經強到可以給人看病了？

替代醫生？

需要先潑個冷水的是，目前來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對DeepSeek這位新晉「全能高知醫學生」的互聯網大考中，已經有醫生發現了他在專業經驗上的缺失，譬如醫生一打眼就能為患者排除的某種疾病，DeepSeek給出的建議第一步是要去做相關檢查。

還有些醫生撞上了它胡說八道，像引用的論文根本沒法溯源、開一些根本不適合聯用的組合藥方等。

另外從臨床角度來看，某省會三甲醫院的醫生江嘉寧（化名）對患者能否將自己的症狀描述清楚也有懷疑。「問診的時候，我們都是一步步詢問患者的各種表現，再結合一些相應的檢查結果才能做出判斷。這不是患者只靠語言就能讓DeepSeek聽懂並掌握準確信息的。」

事實上，DeepSeek尚未能達到臨床實際應用的要求，也是諸多業內專家的共識。

3月6日晚，在新華網舉辦的「兩會健康圓桌會」現場，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全科醫學與繼續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吳浩對表示，人工智能並不能完全代替醫務人員，應該可以說對人有賦能作用。

「它能幫你開發一個思路，因為它的知識庫是比較豐富的。但就像導航似的，最後



走哪條路，還不是你選的嗎？」吳浩談道。

出席同場活動的北京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孫鐵英認為，醫生看病時，看的並不只是症狀、體征這樣的局部問題，而是要有一個系統化的認知與判斷。「有的時候我們不僅僅要看的是這個病，更重要的是要看這個病人整體的情況。就好比很輕的症狀，但發生在一個多臟器功能不全的老年人身上，這時候就必須綜合考慮各個因素對其治療的影響。而人工智能很難有這樣的認識。」

「DeepSeek的臨床應用還需要大量結合醫生臨床經驗進行訓練。」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睡眠中心主任、主任醫師林俊嶺也對表示。

這或許也是今年2月湖南省醫保局發文嚴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動生成處方背後的重要考慮之一。

能改變什麼？

不過無法否認的是，隨著DeepSeek的崛起，AI在醫院場景內已經可以比之前發揮更大的作用了。

在的不完全統計當中，當下接入DeepSeek，抑或與科技企業共同開發專有大模型的醫院，正分別將AI派進了臨床輔助診療、醫院管理、教學與科研加速、健康科普等環節打工。

而AI在院內這些環節應用的最大意義，莫過於解放醫生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進一步放大其專業價值，從而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醫療資源不足等業內固有問題。

譬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與華為共同開發的瑞智病理大模型，便能夠提前提前在病理切片中識別病灶區域，再交由醫生進行審核並給出最終診斷結果。相比以往醫生在顯微鏡下一個切片要看上幾分鐘，AI計算時間是秒級的。

據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方面介紹，該院本地化部署DeepSeek後，已落地了病歷輔助書寫、門急診智能客服、科研數據分析處理、合同審核等多種具體的AI應用。

以其中的病歷書寫場景為例。以往，醫生在與患者交流時，還需要在電腦上同步錄入相關信息；接入DeepSeek後，醫生則可以專心與患者交流，AI可以將其對話實時轉錄，並對患者主訴、現病史、既往史等自動識別後錄入模板中相應的位置。如此，醫生所花費的時間得以縮短70%，遺漏、格式錯誤等問題也能夠更好地避免。

同時對基層醫療機構而言，更低成本的DeepSeek或也能為其帶來服務能力的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醫院）黨委書記劉連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曾談道，讓DeepSeek等AI大模型深度融入醫療場景，系統可以通過深度學習海量醫學數據和優秀診療案例，為基層首診醫生提供快速、精準的診斷建議，有效提高診斷效率和準確率，降低誤診、漏診風險。

在新華網舉辦的「兩會健康圓桌會」上，吳浩還提到了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染病防控等公共衛生領域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如在疫苗相關諮詢、不良反應監測上，基層醫療機構、家庭醫生服務等體系可以借助其作為開展工作的輔助決策支持工具。

此外，北京協和醫學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馮錄召在該場活動上對表示，借助AI等技術，也可以讓健康科普以大眾更能接受的方式得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從而提高大眾的健康素養。

征途仍漫漫

「AI+醫療」的這條理想之路，在前代AI浪潮，眾多醫療AI企業經多年努力，都只能靠著免費服務吃力地擠上起點；到大模型初興起時，幾乎只有有實力的大醫院在嘗試投入佈局。

DeepSeek的出現，改變了這樣的局面。那道矗立在公立醫院外的無形之牆，突然就被開了個大洞。

一方面，醫院對AI技術和產品成熟度的質疑被DeepSeek大幅削弱了。某省會三甲醫院的管理者張梅（化名）告訴，雖然DeepSeek也無法擺脫AI幻覺，但從實際在醫院相關管理的應用和醫生個人使用體驗上看，它確實具備了更高效和準確地執行任務。

「以前很多醫生會吐槽AI助手是AI『累贅』，因為它做一遍之後，我們還要投入很多精力去審核它的產出。起碼現在在提高減少文書工作量，尤其是寫病歷這一塊兒，真能幫醫生解決麻煩。」張梅說。

有影像科醫生表示，以前用AI看片，比

如在肺片裡有結節，AI發現的準確性其實已經做得不錯了，但對於這個結節在大小之外的更多形態判斷，AI便無法做出，也無法做出相應的隨訪建議等。

另一方面，在張梅看來，依托開源的DeepSeek，醫院可以自行本地化部署，數據安全相對此前更有保障。

效率、安全、低成本，張梅所在的醫院綜合考慮之下，覺得可以一試。

但這是否意味著AI醫療的落地將一路狂奔了呢？恐怕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是在技術上，大模型的幻覺問題放在醫療中嚴重時甚至可能危及生命。這就需要醫院能夠統合出院內的完備數據庫——包括電子病歷、各類檢查結果、診斷記錄等，從而讓DeepSeek們在醫院醫生的經驗水平上可以變得更聰明，且在更細分的領域逐漸訓練出更高的準確性。

「隨著DeepSeek技術不斷地完善提升，再加上疾病信息的完善與豐富，讓它對基本疾病的認知不斷提高，估計很快會有（臨床）應用那一天。但在一些疾病領域，比如疑難、罕見疾病，不可能完全取代臨床醫生。」林俊嶺表示。

其次，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法學教授、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鄧勇提示了AI醫療在法律與合規上面臨的挑戰，包括對AI誤診的責任界定和相應的法律糾紛，以及如何平衡患者隱私保護與數據共享之間的矛盾等。倫理層面上，AI走向臨床，亦可能在醫患溝通等中，引發「去人性化」質疑。

同時，某大型三甲醫院信息管理者對坦言，目前其院內工作人員對DeepSeek的認知都還不是很深，需要在實際應用中再去發現、加深理解。這種對新技術的教育普及，也並非一家醫院特有的問題。

錢昆歐遊打油詩 小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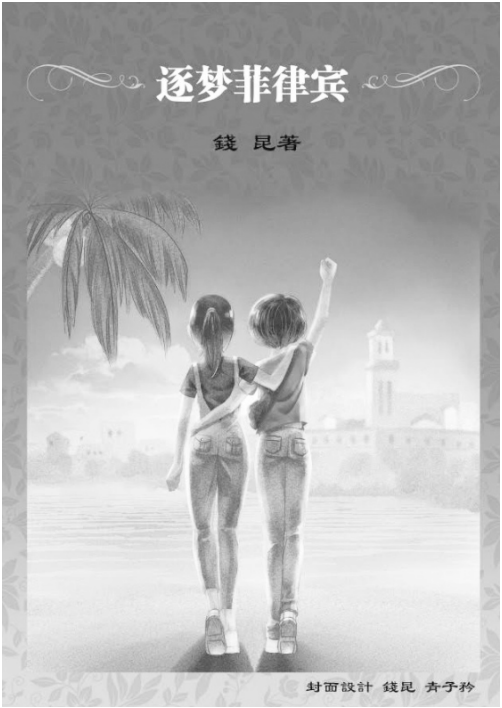
琉森湖畔小城堡，
尖頂白牆綠意繞。
墨綠湖水映塔影，
盡顯鐘樓綠環保。



等到了OTIGAS的「羅賓遜商場」後才吃午餐，那裡距瑤姑的住處很近，約定下午四點見面是來得及了；但大巴到了CUBAO就一動不動了，把她倆餓得有些眼冒金星時，才蝸行牛步似地走了數米後停了，她倆乾脆下車到附近的速食店吃午餐，補充了熱量和水之後，說話的氣力又恢復了。話題圍繞著方蕓和佳希這兩個同是東街美女，同是外嫁到菲律賓來，她們的境遇相同嗎？毋庸贅言，住在鬧市中的佳希將同她們有較多的話題和頻繁的接觸與來往，但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重新上車後，倒是一路順暢地到了OTIGAS才下車，一看時間才兩點，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在蓮子的建議下，到「羅賓遜商場」逛了逛，看中了幾件衣服，菲妮嫌貴而未產生買的念頭，到了三點才在商場外的載客處，打的前往瑤姑的住處。車在大道上行駛了一會兒，繼而拐入一條綠樹蔽日的車道後不久，便在一處有四根醒目的白色四方柱構成一大兩小的大門前停下，司機把證件交給了保安，蓮子告訴了所要到的門牌號和人名後，還得等他打了電話核實了才放行，車在寬敞、大氣、筆直而平坦的綠茵道上行駛時，蓮子望著不斷閃過的車道旁藍底白字的路牌說：「全部是山頂州府省會的名稱。」車拐入了寫有「宿務街」的小街後，行至8號，下車付了車錢。站在高高的紅色鐵門前，菲妮和蓮子是你看我，我看你，彷彿從第三世界裡一下子穿越到了超級世界的門前，覺得很不真實：懷著一種夢境似的心情，按響了小門旁的門鈴，一聲穿透力很強的汪一汪一汪的吠叫聲響起了，門衛透過貓眼看後便開了小門，蓮子湊近他說了句：「MRS在嗎？」他很友善地把菲妮和蓮子讓進了門。門內的景觀和綠植，讓她們驚歎得差一點叫出聲來。兩棵枝葉繁茂的風水樹，像衛士般地簇擁著白牆和紅磚相間的兩層豪宅，讓它若隱若現地掩映在樹的後面。豪宅和大門之間近千平方米的綠色草坪，讓人怦然心動，有種想在上面翻跟鬥和座談的慾望。眼前的房子、樹和草坪震撼著兩個住在半地下室大陸客。

蓮子對前來的女傭說：「很大的草坪，漂亮的房子！」女傭說：「房子後面還有一個大如草坪的花園和果園。」她的話，讓她們面面相覷，直覺得太大了吧，是人人居住的地方。隨著女傭上了五個階梯後，便見到了一個臉似影星秦怡年輕時的人，微微笑地把她們讓進了一處呈長



方形的大廳。在大沙發上落座後，覺得廳的結構有些類似閩南盛行的四房客廳，只不過它的格局大，樓層高，廳後邊還有一個後廳似的。女傭端來了二杯果汁，並說這是現搾的芒果汁，經她一說，菲妮和蓮子不客氣地同時喝了一口；哇，口感真好！還有一種沁入心扉的感覺；菲妮趕緊把帶來的信、一包香菇，以及晉瑤送給她的一大盒包裝精緻的鐵觀音轉送其姑姑黃菲雲。她客氣地說：「謝謝！這兩樣東西均是家父的最愛。」看完信的菲雲姑姑說：「阿瑤的好同學，也就是我們的好朋友，在馬尼拉有什麼需要幫助的話，盡可聯繫我啊。」說完，便把她名片遞給菲妮；並問了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和將要做什么工作？菲妮一一作答了，談話間，房內的電話響起來了，有人接聽了並沒有叫她，蓮子說：

「你的房子好氣派啊！」菲雲姑姑微笑道：

「這是早期買的，整條街都是宿務到大岷區來經商的山頂人啊；左鄰右舍，都是自家的兄弟姐妹和親戚朋友買下的。」

蓮子說：

「這樣太好了，更有安全感。」電話鈴再次響起的時候，菲妮和蓮子起身告辭了，並說：

「改日，晉瑤有來旅遊的話，會再來的。」

(〇五五)